

重 印 说 明

我社于 ~~1990~~ 年 ~ ~~1995~~ 年陆续出版了《我眼中的毛泽东》、《我眼中的毛泽东》（续集）、《我眼中的周恩来》、《我眼中的刘少奇》、《我眼中的朱德》，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好评，并曾荣获全国图书“金钥匙”奖等多种奖项。这是一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素材而写的回忆文章集萃，作者为不同时期各界中外历史人物。

为了满足各界读者对人民领袖了解和认识的渴望以及图书市场品种多样化的要求，我社决定重印这套丛书。在重印时，经作者同意，为使整套丛书体例趋于一致，将原《我眼中的毛泽东》（续集）和《我眼中的毛泽东》改为《我眼中的毛泽东》（上下）；除了将文章中的极少的错别字做了订正外，原书内容未动；同时，经重大选题备案以后，又增加了《我眼中的邓小平》（上下），作为丛书之一，同时推出。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苑月

目摇摇录

“教书先生”来到农民中间	彭绍辉 (员)
穿草鞋的农运领袖	周谷城 (源)
师长和朋友	王首道 (愿)
保姆的诉说	陈玉英 (员猿)
缔造者·排头兵	罗荣桓 (员愿)
欢腾的兴国	萧摇华 (圆猿)
在福音医院“休养”的日子	傅摇连 (圆苑)
毛泽东与妇女解放	康克清 (猿圆)
“人为什么每天要吃三顿饭?”	郭化若 (猿猿)
统帅与士兵	吴吉清 (源圆)
远个小馒头	杨成武 (源愿)
主席与伤员	游好扬 (缘远)
“身体挡得住,多工作些好”	李摇中 (缘缘)
风度翩翩、文雅持重	莫文骅 (远猿)
一盆猪蹄汤	李炳文 (远苑)
是严师又是同志	习仲勋 (苑圆)
端坐洞府的阿波罗	尼姆·韦尔斯 (苑源)
在陕北公学讲演	杨摇朔 (苑苑)
三进主席窑洞	刘白羽 (愿圆)

· 圆 · 我眼中的毛泽东(上) ·

高屋建瓴解纷争	徐懋庸 (愿远)
渊博的旧学	丁摇玲 (怨猿)
疏导解干结	曹慕尧 (怨远)
《论持久战》的诞生	翟作军 (员园园)
“共产党的能耐在哪里？”	赵毅敏 (员园园)
一张难忘的照片	郭方成 (员园员)
又见故人	萧摇三 (员园源)
在烈士弥留之际	贺清华 (员园怨)
接见国民党报纸三记者	张西洛 (员园猿)
在毛主席家作客	郝光华 (员园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何其芳 (员园源)
让瞬间成为永恒	吴印咸 (员园圆)
欢乐的春节	蒋秦峰 (员园猿)
统战工作要“内方外圆”	薄一波 (员园圆)
视察南泥湾	董廷恒 (员园猿)
领袖与音乐家	贺绿汀 (员园员)
毛主席道歉	贾逢春 (员园猿)
重庆来去	齐吉树 (员园圆)
“欢迎您，毛先生！”	童小鹏 (员园猿)
窑洞笑谈纸老虎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员园猿)
“这是牵着敌人鼻子走”	沈士英 (员园怨)
“收回拳头，是为了打出去更有力” ...	师摇哲 (员园猿)
“保姆”与“小孩”	张宝金 (员园圆)
只要求一碗红烧肉	李银桥 (员园猿)
“咱毛主席还在陕北！”	阎长林 (员园员)

指挥若定	袁学凯 (猿园)
我让你淋个够	高富有 (猿圆)
“孩子王”	韩桂馨 (猿猿)
谈笑风生话办报	
..... 原《晋绥日报》部分在京人员	(猿源)
保住北平这座文化都城	武象廷 (猿愿)
“毛泽东斯基”	朱子奇 (猿猿)
一晤胜读十年书	董其武 (猿园)
三杯美酒寄深情	杨成武 (猿猿)
“不要打我的旗号”	徐寄萍 (猿愿)
主席与卫士之间	王昌武 (猿苑)
领袖——普通人	徐摇涛 (猿园)
给失败者点烟	郑洞国 (猿园)
毛泽东遇险和脱险	柳昆尚 (猿猿)
伟人与京剧艺术家	李和曾 (猿缘)
融洽的交流	周谷城 (猿愿)
和江青“当初结婚草率了”	李银桥 (猿源)
重上井冈山	汪东兴 (猿园)
“风浪越大越好”	毛岸青 邵 华 (猿园)

——“教书先生”来到农民中间 · 员

摇摇摇摇毛主席身穿长褂，脚着布鞋，手提衣襟，
斯斯文文的，也真像个教书先生。

——彭绍辉^①

“教书先生”来到农民中间^②

摇摇我的老家在湖南湘潭县杨林庙瓦子坪，离毛主席的家乡韶山不远。1949年11月的一天，我正赶着水牛犁白水田，忽然听说“毛先生来了”，我急忙吆喝住牲口，拔腿就往田头跑。

毛先生，就是咱们的毛主席。那时候，我们乡下人管识字的或在外边做事的人，都叫先生。1949年，毛主席回韶山办过夜校，领导过农民运动，所以大家也称他先生。这天，毛主席身穿长褂，脚着布鞋，手提衣襟，斯斯文文的，也真像个教书先生。当我跑到田头时，毛主席身边早已围满了人。我因为过去没见过毛主席，便使劲向前挤，站在最前头。毛主席见我手里拿着鞭子，上身披件破棉袄，下身穿条蓝短裤，双腿满是泥水，便关切地问：“你这个伢子叫什么名字？天这么冷还打一双赤脚。”我激动地说：“我叫满伢子，做长工的，正在犁田，听说先生来了，我就跑来了。”毛主席又亲切地问我是哪一家的。我说，我是刘满庭家的。他是大地主，大老财，外号叫“刮皮青”。毛主席装作不解地问：“什么叫‘刮皮青’哟？”提起“刮皮青”，我就满腔怒火。因为家里穷，我父亲租了刘满庭二亩田，租很重，开始是三七开，后来就四六开，还要交官粮，每年扮了禾，三分之二要被他搞走，剩下谷子不够

吃的。我父亲又没有别的活路，愁得直哭，后来把眼睛哭瞎了，残废而死。为了还债，我 14 岁当放牛娃，15 岁便到刘满庭家里当了长工，还是挨剥削。于是我打着比喻问毛主席：“你吃过丝瓜吗？”毛主席回答说：“丝瓜是我最喜欢吃的。”我说：“刮皮青就像丝瓜，很厉害，刮了皮，外面还是青，还要刮。”

毛主席听了我的家史，非常同情地说：“很为难啊！你还晓得地主剥削。你加入农民协会了吗？”

“加入了，去年 12 月就加入了，还是农民自卫军呢！”

毛主席听说我是农民协会会员，显得很高兴，把左手叉在腰间，侧着脑壳问我：“你说说看，农民协会怎么样啊？”

自从 1927 年春天，湘潭特别区农民协会在韶山清溪寺宣布成立以后，湘潭地区的农民运动出现了一个新高潮，有两万多人参加了农民协会，公开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有力地打击了地主老财的威风。于是我说：“好得很呢！刘满庭这号人怕得要命。”毛主席听了点点头，接着又问：“有枪吗？”我指了指别人拿着的梭镖说：“就是这家什，没枪。”

“这些梭镖是怎么弄来的？”

“我们三十三乡有个杨八铁匠，他打了几百上千把梭镖。”

毛主席满意地笑了笑：“这么多呀，还有什么武器？”

—— · “教书先生”来到农民中间 · 猿

“还有大刀、三叉戟、三眼铳，游行时拿着这些东西，大家可高兴啊！”

这时，有人给毛主席端来了一杯茶、一把凳子。他稍稍坐了一会儿，又站起来和我们继续拉话。我问毛主席：“农民自卫军今后怎么搞呀？”毛主席打着手势说：“北伐军不是洋枪洋炮吗？革命还要大爆发，我们要把梭镖变成枪杆子，要夺地主的权，缴他们的械。没有枪杆子是不行的。”

这天毛主席同我们谈了许多话。后来，他看看天气不早，就经杨林去棠家阁，在舅舅家过了一夜。第二天到湘乡县去了。后来我看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才知道毛主席来我们家乡是考察农民运动的。

摇摇①彭绍辉，当时是湖南省湘潭县杨林庙瓦子坪农民，农民协会会员。

②节选自《毛主席指引我走上革命路》一文。

· 源 我眼中的毛泽东(上) ·

摇摇“ 喂，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训练呵！”意思是说我既同他从事农民运动，又曾钻研过社会的阶级问题，是接触过马列主义的人。我听了，受到很大鼓舞。

——周谷城^①

穿草鞋的农运领袖^②

摇摇灵恩年春，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书，与毛泽东同志同事，常见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师范大礼堂向工人、农民作报告，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有一次，在夏曦同志陪同下，毛泽东同志赤足穿草鞋，裤脚管卷在膝盖以上，在讲台上运用手势，并以生动的比喻，向工人农民讲阶级斗争的道理：

“阶级斗争是没有妥协、没有中立的余地的。比如，一条大河，你在里面游泳，老不靠岸，既不爬上那一边，也不爬上这一边，终究是要被水淹死的。阶级斗争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没有中立之余地。要么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要么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而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终究要被无产阶级消灭的。”

这段话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与我后来参加农民运动（灵恩年～灵恩年的秋天）有很大的影响。灵恩年春，正当国共合作，准备北伐时，我同一位老同学徐鸣鸿到广州，目的是观察广东的新形势，我住在越秀路越秀酒家。毛泽东同志当时在广州负责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听说我来了，曾到旅馆里两次同我谈话，最后对我说：“周先生可以留在这里教书，反正书也是要人教

的。”他的意思是想留我在他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我当即答曰：“湖南第一师范的事，我还没有辞去。”毛泽东同志说：“你留在这里，湖南第一师范的问题好解决。”可是我终于婉言谢绝了，留在广州只两星期，仍由陆路回湖南。

1927年春，我到了武汉，在邓演达同志领导的总政治部做整理农民运动材料的工作。我曾在长沙为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写了一篇讲稿，题目叫《农村社会之新观察》。文中进一步说明租谷为什么是剥削，并把剩余价值的理论也插入了。我把这篇文章拿给毛泽东同志看，毛泽东同志说：“这文章是花了工夫的，最好在报上发表。”我随即按照他的意思在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发表，比在长沙发表的两篇租谷论反响好多了，赞成的人颇不少，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同志对我说，这是一篇好文章，并说我很懂得农村经济。后来，邓演达同志要同志们到河南前线去组织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很想要我去任秘书工作。我因故推却了。这件事后来被毛泽东同志知道了，他便亲自到我的住处找我。我当时住在黄鹤楼下一个小旅馆，名叫“一枝栖”，每日房租只要一角钱。毛泽东同志一进门，即问我：“你为什么住一个这样的旅馆？”我说：“便宜，每天只要一角钱。”毛泽东同志随即说：“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你既不想去，可否到全国农民协会工作？”全国农民协会是他自己领导的，我回答说：“很好。”他接着说：“明天全国农民协会要开执行委员会，你可到那里去一趟。”我于

次日上午 忽时按他指示的地方到全国农民协会会议厅，等到执行委员会开完了会，毛泽东同志对我说：“周先生，你明天就到全国农民协会来工作好啦。”我到全国农民协会当一名宣传干部，遇见了夏明翰同志。他知道我是毛泽东同志的朋友，又是湖南人，年纪比他大几岁，他一直把我当作前辈。他当时是全国农民协会的秘书，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负一切实际责任。他人很好，同我谈得来，尤其谈起农民运动时，津津有味。有时他鼓励我去同鲍罗廷谈谈，说这很有意思。我因没适当的机会，没有去谈过。正当我们工作、学习、生活都很合得来，宁（南京）汉（武汉）忽告分裂，国共第一次的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同志到湖南进行秋收起义去了。我则逃到上海，以译书、卖文为生，但是从事农民运动的精神未衰，反帝爱国的斗争精神也未衰，只是暂时同毛泽东同志等分别而已。

忽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毛泽东同志为和平解决国内问题，从延安飞到了重庆。当时我也在重庆。有一天，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举行茶话会欢迎毛泽东同志，我于开会之前几分钟，站在会场门前等候着，看到他穿一身蓝布衣服，戴一顶白帽，拿着一根手杖走来了，我便迎上去握着他的手，他大声问我：“你是周谷城先生吗？”我回答说：“是的。”这时他以手势说：“忽年了（即表示我俩分别有 忽年）。”眼里含着泪珠。我也流出眼泪，毛泽东同志念旧情之深，令我感激。大约在 忽年秋天，毛泽东主席由叶剑英、刘伯

承、贺龙几位元帅和林伯渠、徐特立老人陪同到了上海，在上海展览馆把我召去，谈了一会儿有关逻辑的问题。快要吃饭时，毛主席笑着说：“我请客，周先生同我坐。”于是我坐在他的右边。席间，我顺便汇报说“五四运动”时，我曾同清华学校学生开过一次两小时的按辩论规则组织成的大辩论会，我主张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毛主席沉默了一会，说：“噯，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训练呵！”意思是说我既同他从事农民运动，又曾钻研过社会的阶级问题，是接触过马列主义的人。我听了，受到很大鼓舞。

摇摇①周谷城，先后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和全国农民协会作宣传工作。

②原题为《毛主席鼓励我参加农民运动》。

· 愿 · 我眼中的毛泽东(上) ·

摇摇毛泽东同志既是我们的师长，又是学员的知心朋友。他态度谦虚，毫无架子，和蔼可亲。

——王首道^①

师 长 和 朋 友^②

摇摇~~一九四~~年 员月，毛泽东同志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等共产党人的建议，通过了农民运动问题的决议案，设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以毛泽东、林祖涵（即林伯渠）、肖楚女等 怨人为委员。为推动全国农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一九四~~年 缘月，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亲任所长，扩大了招生范围，为全国培养农民运动干部。

这届农讲所，招收学员 ~~猿~~ 苑人，来自全国 ~~圆~~ 四个省区。他们大多是农民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有志于农民运动的进步青年学生。按照农讲所学员的条件，他们必须是决心从事农民运动，富于勇敢奋斗精神，身体强健无疾病和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员~~ ~~九~~ 年 猿月，各地学员陆续到校，源月举行了入学考试，缘月 猿日正式开学。我们学习的课程共有 ~~圆~~ 缘门，主要是农民问题，也包括了中国革命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毛泽东同志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猿门课程。许多教员都是由我党负责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如周恩来、肖楚女、澎湃、恽代英等兼任。敬爱的周总理给我们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同年 怨月毕业后，学

员们秘密回到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

我们在农讲所学习期间，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们讲授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我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同志讲授这篇光辉文献的基本观点时，常常运用他亲自调查得来的丰富材料和群众语言，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给我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经久不忘。例如他在讲到地主的产生时指出：地主的土地和钱不是天上落下来的，也不是命里注定就有的，是从佃户、雇农身上剥削来的。毛泽东同志用很多生动的事例，说明中国农民（雇农、贫农和中农）受的剥削最多，受的压迫最厉害。

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民的剥削花样很多，而且非常严重：一是倾销商品，近缘园多年来（~~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四年~~~一九二九年~~一九二九年）中国对外贸易年年都是大量入超，致使我国大量的白银外流，加速了农村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经济的破产；二是帝国主义从中国农村廉价收购农产品的工业原料；三是中国反动政府借的大量外债和利息，都是农民负担的；四是战争赔款，如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赔款，也是落在农民身上。军阀对中国农民的剥削，就有田赋、附加税、临时捐、军事特捐、厘金、盐税、正杂税等直接的和间接的剥削，名目繁多，层出不穷。至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就更为残酷，除了重租（农民要把租种地主土地上收入的~~源四~~源四成到~~苑四~~苑四成交给地主）、重息（高利贷的年息一般为~~猿四~~猿四到

重捐(如田亩捐、丁捐、猪、牛捐、民团费……)等经济剥削外,还要受各种超经济的剥削,如敲诈勒索,贪污舞弊,无偿劳役,强迫送礼,以至公然抢掠。

毛泽东同志通过这些极有说服力的分析后给我们指出:农民辛辛苦苦终年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农民活不下去了,一定要起来闹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一支主力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的最忠实的同盟军。这就从理论上深刻地阐明了要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依靠农民同盟军这个革命的基本问题。

讲到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时,毛泽东同志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他一面讲一面就在黑板上画出来,指着宝塔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同志说:压迫和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重大山就可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在学习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还组织我们到广东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有一批学员曾到粤北韶关农村实习一星期。我们全体学员在毕业之前,专赴海丰县实习两个星期。在那里,澎湃同志给我们介绍了海丰农民运动的情

况，我们分头到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进行访问参观，做宣传工作，调查了解农民的要求和思想，学习农民运动的经验，增加了感性知识，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增强了我们从事农民运动的决心和信心。

毛泽东同志还经常组织我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斗争中学习。刚开学的时候，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在广州举行，毛泽东同志就组织我们参加了这次大会，向代表们学习农民运动的经验。远月 圆日纪念“沙基惨案”一周年那天，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全体学员冒着大雨参加了反帝示威游行。当我们的队伍从沙面东桥头沿着堤岸向西桥头行进的时候，大家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坚决收回一切租界！”等口号，使盘踞在沙面租界的帝国主义者吓破了胆，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者的威风。

毛泽东同志不仅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方面，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而且在密切联系群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方面，也是我们永远学习的光辉榜样。每当学员外出调查归来，他总要仔细询问调查情况，帮助学员总结提高。他一有空，就同学员促膝谈心，了解学员思想情况和各地农村情况。他对我们的生活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甚至对学员的膳食也亲自过问，具体安排。毛泽东同志既是我们的师长，又是学员的知心朋友。他态度谦虚，毫无架子，和蔼可亲。他生活非常俭朴，穿的是粗布衫，住宿兼办公用的是一间小小的东耳房，睡的是用两条长凳架成的木板床，上面

铺着陈旧了的草席和白被单，床头放着一对湖南制的方形竹笼，里面盛衣物，上面堆放报刊杂志。室内还有几把木椅和一张办公桌，桌上放着笔墨砚台之类。就在这样一间陈设极其简陋的小小耳房里，毛泽东同志却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为了备课，为了阅批学员的习作，为了编写指导全国革命斗争的刊物，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不知送走了多少个漫长的夜晚，迎来了多少个战斗的黎明。至今回想起来，毛主席那种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仍然使自己感受很深，受到的教育极大。

摇摇①王首道，当时是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

②摘自《革命的摇篮，燎原的火炬》一文。

摇摇毛主席工作很辛苦，生活也很艰苦朴素。
当时他只有两件汗衫，一件白衬衣，一件灰布
长衫。

——陈玉英^①

保姆的诉说^②

1949年10月，我很幸运地来到长沙望麓园一号毛主席和杨开慧同志的家里当保姆。当时，开慧即将生第三个小孩，岸英只有3岁，岸青还只有两岁多，家里需要人照料。那天我一进门，就看到毛主席在房里看书，开慧同志在写字。他俩一见到我，都含笑地站起身来，表示欢迎。我想可能是我当时没有包小脚，剪掉了辫子，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才被他们看上了吧。开慧同志很满意地对我说：“你跟我们帮忙，我们彼此不分上下，不分什么你我，我们是一场朋友。”我心想，给人做了十多年女工，哪个主人不是把我当下等人，而今天这两位主人，却说我们不分彼此，不分上下，这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啊！

在望麓园期间，毛主席经常到乡下去考察农民运动，一把雨伞，一双布鞋，风尘仆仆，有时一连几天都不回来。毛主席每次回来时，总是忙碌紧张地写材料。当时，开慧同志身怀小孩不常出门，多半在家里帮助毛主席整理和抄写材料。有时一些同志来家里开会，开慧也一起参加。在望麓园住了一个多月，毛主席就到武昌去了。4天以后，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岸英、岸青和我一道坐火车也到了武昌，毛主席还到车站来接我